

《乔家大院》权威未删节版首度发布 五百年最具影响力晋商传奇经典
同名热播剧连连刷新收视纪录 飞天奖、金马奖、年度收视冠军尽收囊中

朱秀海 著

乔家大院

权威未删节版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乔家大院



YZLI0890111608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乔家大院 / 朱秀海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929 - 2

I. ①乔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2342 号

乔家大院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出 版 人 | 李庆堂 |
| 责任编辑 | 宋 杨 |
| 责任校对 | 赵贵芬 |
| 责任印制 | 杨向辉 |
| 出版发行 |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wp-china.com |
| 电 话 | 010 - 62350006 (总编室) 010 -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 - 62005038 (传真) |
| 发行热线 | 010 - 62383056 62005042 (传真) |
| 读者服务 | 010 - 62389465 |
| 经 销 | 各地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|
| 印 张 | 27.5 |
| 字 数 | 350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9.00 元 |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咸丰三年，杀虎口税关。

长长的商队，包括粮车队、盐车队、驼队都被堵在关口。车队和驼队上插着的各镖局的镖旗和各字号的号旗迎着风猎猎作响，和着牲口的嘶鸣，为这杀虎口子添了一份萧索之气。与之相伴的是一长队灾民，扶老携幼，被堵在另一个通道口。一个留着小胡须的中年税官向商队大声喊道：“粮货二十文，盐货五十文，茶货五十文，排好队，别挤！别挤！”另一个年轻壮实的税官则向灾民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别挤！别挤！男人一文，女人孩子两人一文！快交钱，交了钱就放你们过去！”

商队通道处一个掌柜模样的男人策着马往前挤了挤喊道：“官爷，怎么又涨了，粮货前天还是五文，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二十文了？”税官朝他翻了翻白眼：“没见识的主，而今南方长毛作乱，丝茶路断绝，光剩下你们这些粮货、油货、盐货的商贾和这堆到口外逃难的灾民，皇上要养兵打长毛，不找你们要找谁要去？”正说着，灾民队那边有个老太太，从垃圾布片似的衣裳里摸出珍藏的一枚制钱，正犹豫着，后面的灾民突然一哄而上，关口顿时乱作一团。那个税官虽壮实可也差点顶不住，赶紧扬起鞭子一气乱抽：“不准顶！不准挤！都给我站好！否则谁也别想过去。”

关前野店内，一名老乞丐细眯着失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这一切，突然嘎嘎唱道：“走西口啊，走西口……”旁边的老板娘被吓了一大跳，不过她没有喝骂老乞丐，反而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也向关口望去。只见一个通四海信局的信使手举局旗，飞马而过，不但人马皆疲，且上下尽湿；更让人惊讶的是，那信使在拐向这边官道的时候，突然连人带马一头栽了下去。

众人“哄”的一声响，齐喊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老乞丐也停了唱，伸头望去。两个手脚快的盐车把式冲了过去，把信使从马下拉出扶到了野店。老板娘也不犹豫，赶紧将一瓢水熟练地灌进了信使的嘴里。这个信使已年过三十，一副干练的样子，但发辫飞散，胡子拉碴，唇边一溜大泡，很是憔悴。一瓢水灌下后，他悠悠醒转，立刻惊喊道：“这是哪里？我的信袋呢？”那位扶他过来的盐车把式将信袋拿了过来，瞄了一眼然后念道：“信寄山西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乔东家致广老先生收启，十万火急，限三日到。信资两百文，快跑费白银五十两。”

“五十两白银？！”在野店围观的众人又“哄”的一声响，接着乱纷纷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那盐车把式将信袋交给了信使，并且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怎么急成这个样？瞧你的马都累死

了!”信使颤着手接过信,起身就想走,可身子哪里听使唤,一站起来就“哎呀”一声又摔了下去。“天呀,这可怎么办?”他紧紧将信抱在怀里,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。旁边一个老者问道:“信上写的乔家,莫非就是‘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’的那个乔家?他们在包头声名赫赫,有复字号十一处生意,是不是?”那信使迟疑了一下,抹了把眼泪点头道:“就是,就是这个乔家,出大事了!”说着他仍挣扎着要起身:“我要走,我就是爬,也要爬到祁县去!”可他刚勉强站起,接着又一跤跌了下去。老板娘赶紧将他扶起,众人七嘴八舌地说:“你这个人,腿摔成这样,还要走?怎么走?”那个递信过来的盐车把式沉吟起来,又问道:“哎,大哥,什么信呀这么急,用得着花五十两白银雇你跑这一趟?眼下这年头,二十两白银能买一个大姑娘呢!”信使只是抹泪,并不回答,继而喃喃地说:“什么事,要命的事啊,也说不得呀……”众人面面相觑,最后老板娘开了腔:“哎,我说这位大哥,你光在这里抹眼泪也没用,你的腿坏了,一时间也走不了,不如请这位盐车大哥帮个忙,我租给他一匹快马,请他帮着把信送到山西祁县乔家堡。”盐车把式一愣神:“我?”信使一听这话,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:“大哥,我求你了,我给你十两银子,不,给你二十两,只要你能在后天黑前把信送到!”盐车把式动心起来,旁人见状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议论。

一直缩坐在茶铺门口的那个老乞丐突然又嘎嘎唱了起来:“哥哥走西口,小妹也难留,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……”他苍凉沙哑的歌声虽不怎么响,但似乎飘荡在繁乱却仍旧显得荒凉的杀虎口,落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,沉甸甸的,又好像带着点刺痛,渐渐地野店里的声音也低了下去,一种莫名的乡愁悄悄地笼罩了过来。

二

远在几百里外的乔家“在中堂”已至深夜,烛火依旧“突突”地燃着。乔家的太太曹氏已经呆呆地坐了很久,一旁的丫鬟杏儿努力忍着瞌睡,她手捂着嘴打了几次哈欠后,终于开口劝道:“太太,您,您别担心……曹掌柜说了,他每样东西都是半夜来拿,然后托极机密的人,远远地去当,一丝风都不会透出去的!”那曹氏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,仍旧没有做声。她看上去不过年届三十,容貌甚美,但由于总是蹙蹙两道柳叶眉,眉心一道浅浅的皱纹已经刻下,且体态颇显柔弱。杏儿转了转圆溜溜的眼睛,迟疑了一下,又说:“莫不是太太心疼那座玉石屏风,说起来那到底是太太的陪嫁啊……”这次曹氏手一摆,打断了她:“这些日子要给大爷请大夫,吃药;明儿二爷又要去太原府乡试,万一得中,支撑个场面也得花银子。当了!当了!好歹也有个一万两。”她的声音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沉痛,杏儿不敢再开口说话。曹氏摆了摆手,示意她下去。杏儿迟疑了一会儿,敛礼道:“太太也早些歇息吧,明儿还要送二爷呢。”曹氏只是摆手,杏儿不敢再做声,悄悄退下了。

曹氏一手扶着头又独自坐了好一会儿,突然起身在祖宗牌位前跪下来,低声祷告道:“乔家历代祖宗在上,乔门曹氏今日在此虔诚祷告祖宗在天之灵,保佑我乔家包头的生意安然无恙,保佑大爷平安度过这一厄,大爷这一条命,就靠这口气撑着呢!”她祷告完,略觉心安,可刚一站起,先前曹掌柜来取玉石屏风时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:“太太,大爷真的觉

得我们这回能赢？我们真的不会掉进达盛昌邱家的套里去？”曹氏腿一软，复又跪下，忍不住合掌道：“不，不……想我乔家，从祖父贵发公开始经商，一百年来，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，就是这次与达盛昌邱家在包头争做高粱霸盘，大爷也是被逼无奈，我们凭什么该败？列祖列宗，乔家要是败了，那就再无天理……”虽然如此这般地祷告着，可这次跪下去，她许久都没有再起身。

夜虽沉沉地笼罩着乔家这所百年大院，但统楼二楼的库房旧家具中间，却同样明烛高烧。这里堆着不用的破家具和生意上用的旧柜台之类，几只旧算盘和两三本《商贾便览》《辨银谱》《客商一览醒迷》胡乱扔着，灰尘满落，平时罕有人至。

致庸正躺在这里一个旧木箱上睡大觉，一本翻开的《庄子》盖在他的肚皮上。他睡得很沉，嘴角不时颤动着。可突然，他大叫一声，猛然坐起，睁大眼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！不对，不是学而优则商，是学而优则仕！”致庸是个相貌平常的年轻人，中等身量，也许最多只能称得上白皙清秀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一双不大的眸子却异常黑亮，这一点便使他这个相貌平常的人变得格外与众不同。他自语的时候，那双眼睛在暗夜中如同星星般闪亮着。不一会儿，他似乎完全醒了，挠了挠头自嘲地笑道：“不对，我怎么又做了这个梦？什么学而优则商，孔夫子是怎么搞的？……不行不行，这个梦得从头做，是学而优则仕，不是学而优则商，孔老夫子又说错了！”

瞪着眼坐了一会儿，致庸又像方才那样轰然躺下，过一会儿却又轰然坐起，微笑着自语道：“不对！我想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梦！我想做的是庄周化蝶之梦。”他细了细嗓子，开始用晋剧艺人的腔调念白道：“说的是这一天春光明媚，清风和煦，庄周闲暇无事，步入后园，见百花盛开，彩蝶飞舞，不觉心中大喜，俄然睡去，就有一梦，梦中庄周化作蝴蝶，左顾右盼，五彩的翅膀，小巧玲珑的身躯，振翅而翔，栩栩然一蝴蝶也。只见这蝴蝶穿梭于花亭柳树之间，徘徊于秋水长天之下，不觉大为快乐。俄尔醒来，蝴蝶发觉自己竟然又成了庄周，庄周这下就不快乐了，让他，不，让天下的庄周之徒纳闷的是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原本到底是庄周呢，还是自由自在翱翔于花丛中自得其乐的蝴蝶，抑或自由自在的蝴蝶原本就是我庄周？……不能啊不能，我快快乐乐的一个蝴蝶，怎么可能成了这个叫庄周的家伙呢……”他胡乱地念着，年轻的面孔上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笑意，继而“噗”一声吹灭烛火，又倒下沉沉睡去。

这一觉睡去，那只命运的金蝴蝶终于悄悄光临了他的梦境，盘旋飞舞，熠熠生辉，继而百只、千只、千万只，旋裹了他梦中的整个世界。

三

当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乔家大院的时候，曹氏揉了揉一夜无眠的眼睛，走出房外。院内停着一辆蓝篷马车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仆长顺，正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候着。清晨像露珠一样清新却沉甸甸坠在花瓣上，曹氏长长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开始指挥仆人往车上搬东西：“该带上的都带上，吃的穿的、文房四宝，还有他常读的书。对了，给咱们家太原府大

德兴分号曲大掌柜的信，前些天送走了吗？”长顺一边不歇气地往车上搬东西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太太，送走了，曲大掌柜那边已经回了信，说二爷的吃住行都安排好了，让您和东家放心！”曹氏微微颌首，杏儿用眼觑了觑她，宽解道：“太太，二爷这回去了，说不定就高中了；二爷中了，咱们家也就出了个举人，不比二门里达庆四爷他们家差了！”曹氏微微一笑，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就是中了，乔家三门也才出了一个举人，人家二门出过五个举人呢！”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转头对杏儿说：“杏儿，都这会儿了，二爷怎么还没出来，不会还没睡醒吧？谁跟着二爷呢？长栓，长栓——”杏儿捂着嘴笑了起来。曹氏皱了皱眉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杏儿低头敛容：“太太，二爷平日里睡不醒，今儿要去考举人，事关一生的功名，他不会再像平时了吧！”曹氏哼一声，欲说还休：“对了，长栓呢，怎么也不见个人影儿？天都这时辰了！杏儿、长顺，你们俩一个内宅，一个书房院，给我去找，快点！”

两人赶紧去了，这边张妈却匆匆跑出来，直喊道：“太太，您快进去吧，大爷嚷嚷着要起来送二爷呢！”曹氏大惊失色，转身跑进二门。

一间精致的内室里，病沉沉的乔致广正在榻上挣扎：“来人，我要起来——”曹氏快步走过去，接过张妈手中的药碗：“大爷，你躺着，先把药喝了。”致广一把推开：“不，我不喝！”曹氏眼里一下涌出泪花，颤声道：“大爷——”致广心里一软，便闭上眼睛，不再抗拒了。相对于弟弟致庸而言，两人虽然容貌酷似，但致广相貌堂堂得多，一举一动颇有大财商的威仪，不过眼下的这场大病已经完全使他的容貌气质走了形。

曹氏噙着眼泪给他喂药，但是只几口，致广便“噗”一声吐了出来，倒下去，闭上眼睛大口喘着气。曹氏大惊，连声唤杏儿叫大夫，却见致广撑起半个身子，艰难却果决地说：“别，扶我……坐起来！”曹氏踌躇了一下，只得和杏儿扶他拥被半躺半坐。

致广闭眼歇了好一阵子，才睁开眼，半晌喘着气问：“曹掌柜夜里来过了？”曹氏点点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，同时做了一个手势让杏儿等离去。致广努力忍着，不让自己发问，但头却费力地扬起，做着个询问的姿势。曹氏心中大为不忍，背过脸去低声道：“大爷，包头那边还是没消息！你别急！”一听这话，致广的身体姿势丝毫没有放松，手却下意识地抓起身边一个鼻烟壶，烦躁地用力握着，不一会儿那鼻烟壶竟在不经意中被攥碎了。曹氏心下暗暗大惊，却故意不介意地一边收拾着，一边劝慰道：“大爷，可别伤了手，你还是躺下吧，躺下舒服些。”致广摇摇头，开始努力说些轻松的事情：“致庸今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，事情都准备好了吗？”曹氏连忙点头：“都准备好了，你放心。”但一时间她再也忍不住，猛地转身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致广不觉，欣喜道：“致庸今日一去，三场下来，一定能为我们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。来年就有资格去京师再考取一个进士，这样我们乔家三门里终于也要出一个做官的人了！”曹氏话中有话，忍着泪问：“大爷，你觉得……致庸这回真能考上？”致广深吸一口气，干脆地说：“他能。我的兄弟我知道。甭看他平日里在八股文上不上心，可我这个兄弟打小就不是平常之辈。别人念书，那是不得不念，是为了做官，我这个兄弟念书，那是他真喜欢书。致庸是我乔家二门生就的第一个读书人，他要是还考不中举人、进士，天下就没有人配做这个举人、进士了！”

曹氏长久沉默着，突然说：“大爷，致庸喜欢读书不假，可是你知道，他骨子里并不喜欢

科举,更不喜欢做官。他常说一个好好的读书人,一门心思钻营科举,去做一个什么官,简直是作茧自缚,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去找天下最大的不自在,还常常骂那些做官的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;就是这些日子,他也没有要去考举人的意思,天天还是我行我素……”致广一听,怫然不悦:“你,你到底想说些啥?”曹氏牙一咬,一不做二不休地回答道:“大爷,我想说,致庸生下来就是个大商家的公子,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,根本不愿意去太原府乡试……大爷正病着,包头的事情又迟迟没有准信儿,我说这次太原府乡试……就甭让他去了!”致广一惊,大怒着喘息道:“你……不行!就是天塌下来,二弟今天也要去太原府乡试!”曹氏急忙上前帮他揉胸脯捶背,后悔道:“大爷,甭急,我不过就是提一提……”

致广一阵剧咳后抬起头,眼里闪出泪光:“你……你忘了,当年爹娘怎么死的?就是因为我们家没人做官,被那些官商欺负,爹娘气不过,才一病不起,双双亡故……我明白了,你是怕这一回我们在包头输给了达盛昌邱家,怕我撑不过去,怕到时候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支撑局面!不……我和达盛昌邱家谁胜谁败,还不一定呢!致庸今天一定要去太原府乡试!”话音未落,致广一阵大喘,接着一口血咳了出来。曹氏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哭着喊道:“大爷……”致广毫不为之所动,喘着说道:“你起来!没想到你也不懂我的心!……可怜我这个兄弟,爹娘去世时才三岁,记得那时爹娘将二弟的手交到我我手中,特意嘱咐过,长兄如父,长嫂如母,看在他们的面上,对致庸该打的时候,就骂两句,该骂的时候,就说他两句,一定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!”

曹氏泣不成声:“大爷,别说了……”致广不理,直着眼继续咳着说道:“不,我要说……葬爹娘那一日,乔致广就记下了一句话,虽然致庸没了爹娘,可我是他的大哥,我一定要让致庸快快活活地长大,一辈子都让他快快活活的,不让他觉得自个儿没有爹娘!致庸从小不喜欢经商,我就不让他学生意……就是念书,也不是我逼他,我曾经下过决心,若是他不愿意读书,我也不会逼他读书!可我看他不是这样,我这个兄弟,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,我让他读书,让他走科举之路,不这么做,我怕会误了他的终身!这样我就对不起二弟,更对不起死去的爹娘!我……”

曹氏咬咬牙,赶紧拭着泪说:“大爷,你的心思我懂了。是为妻错了……我现在担心的是致庸自个儿,他那种庄周一流人物的心性,万一根本就不想中举,上了考场故意不好好地考,大爷的这片心,就白费了!”

致广停住咳嗽,大喘了一口气,继而深思道:“你说的也有道理,不过我有办法让他一心一意地好好考,而且一定考中!”曹氏有点半信半疑:“大爷,你有办法?”致广又一阵大咳,挥手道:“拿笔来——”曹氏转身去的时候,致广带着喘咳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:“记住,家里的事,包头那边的事,半个字也不能透露给致庸,就是去赶考,也要让他快快活活的!”曹氏没有回头,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直淌下来。

四

清晨的阳光照在致庸沉睡的面孔上,他在梦里依旧笑嘻嘻的,喃喃地说着梦话:“谁是

乔致庸？乔致庸是谁？我不是乔致庸，我是庄周？不，我也不是庄周，我是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——”他高高瘦瘦的贴身男仆长栓，蹑手蹑脚地走到致庸身旁，叹一口气，使劲学了一声鸡叫。致庸猛一惊醒，揉着眼半晌没有回过神来。长栓又叹口气，附耳对致庸说了几句话，致庸“哎呀”一声，跳起来就跑。

致庸略略梳洗整理了一番，赶紧穿堂过室，一路小跑到中院。长栓招呼着陆续赶来的长顺和杏儿，赶紧跟着。致庸好容易喘着粗气，跑到在中堂，一抬眼便看见致广衣冠鲜明地端坐着，曹氏和张妈一边一个守着他。致庸又高兴又激动，也顾不上致广神情严肃，只一迭声地问：“大哥，你能起来了？你的病算是好了吧？”也许是致庸带着孩子气的真情流露，致广当下就觉得眼窝一热，赶紧正了正神色，喝道：“跪下！”致庸一愣神，立刻笑嘻嘻地跪下，嘴里还狡辩着：“大哥、大嫂，你们看，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，长栓竟然不叫醒我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！”说着他扭头冲长栓挤挤眼睛，这边长栓听了直跺脚，却也不敢出声申辩。

致广不搭理他，手摸索着撑住太师椅的雕花扶手，想要站起来，却还是不行。两边的曹氏和张妈赶紧架住他，将他慢慢扶起。致广站稳后，便推开她们的手，沉声命令道：“鸣炮！动乐！”长顺朝门外一招手，一时鼓乐鞭炮齐鸣。

致庸一惊，迷惑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，怎么这么大动静？”致广沉沉地反问道：“二弟，你还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？”致庸搔搔头，想了一会儿，犯难地说：“大哥，今天不就是八月十三吗？”致广微微颌首，回答道：“二弟十年寒窗，今天终于到了出门应试的日子，再回来之日，就是举人、进士，离家的日子长，在家的日子短。临行之际，还不向爹娘和我乔家三门的祖宗辞行，让爹娘和祖宗保佑你一路平安，马到成功！”

众人都望着致庸。致庸想笑又不敢放肆，憋了会儿终于开口说：“大哥，你是不是也太……二弟今天就是去应个乡试，能不能中举，还不知道呢！再说了，不就是去考举人，还犯得着大哥惊动祖宗，里里外外闹这么大动静？”致广勃然变色：“住口！这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信口胡说！”致庸急忙敛容：“是，大哥！”致广做了个手势，长顺应声，恭敬地点了三炷香，递给了致庸。致庸不情愿，却也无奈，闭一闭眼睛，便前去上香，跪拜如仪，祷告道：“爹娘祖宗在上，致庸今日奉大哥大嫂之命，去太原府乡试。这乡试又不是大事，致庸本不想惊动爹娘和祖宗，可大哥一定要致庸这么做，致庸只好听他的。致庸求爹娘祖宗保佑，盼此去太原府给大哥大嫂拿一个举人回来，且不费我吹灰之力！”说完他长吁一口气，扭头笑嘻嘻地冲致广说：“大哥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致广眼中忽然浸出泪来。致庸变色，急忙问：“大哥——”致广努力忍住泪，微笑着对致庸招手说：“兄弟，来，扶大哥一把！”曹氏想上来扶他，却被致广推开。致庸赶紧起来奔上两步，扶他一步步挪过去。致广上香，跪倒在地，祷告道：“父母大人在上，十六年前，父母去世之际，将二弟托付给致广和儿媳曹氏；十六年过后，致广和曹氏已遵父母之命，将二弟养大成人，就要送他离家去赴太原府乡试。爹、娘，二弟这一去，一定不负你们的期望，为我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。二老在天之灵，保佑他乡试高中，来年金榜题名，状元及第吧！致广给父母和祖宗磕头！”他说说喘喘，中间歇顿了好几次，那些歇顿的空白像刀锯似的撕割着他的胸膛，痛楚不堪。致广竭力撑着，好容易说完这段话，又艰难地磕下头去，但未及站

起，身子忽然向边上猛然一歪。

众人皆大惊失色，长顺赶紧回头对门外喝道：“快停乐！”这边致庸和曹氏急忙将致广扶起，搀坐回去，致广不觉闭目大喘。致庸担心地问：“大哥，你没事儿吧，你要是觉得不好，我今天就不去了！”致广一听这话，猛然重睁双眼，厉声道：“你给我住口！”致庸急忙躬身称是。致广又喘了一会儿，勉强笑了笑，努力振作着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二弟，你要走了，大哥有句话，要嘱咐你！”致庸见他似乎没有大碍，也略略放下心来，笑着说：“大哥，不就是考个举人嘛，凭二弟这一肚子臭不可闻的八股文，蒙个把举人，又不是什么难事，你就别……”致广厉声喝止：“你——”

致庸吓得再次躬身：“大哥——”致广怒不可遏，训斥道：“就凭你如此狂傲，这回去了太原府，也中不了举人，给我跪下！”致庸依言跪下，嘟哝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你别生气呀，我不过就是这么说说而已。”门外，长栓偷偷捂着嘴乐，致庸回头看他，狠狠地挤一下眼睛。致广呼呼直喘：“就你这样，到了太原府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！”曹氏赶紧上来圆场，同时对致庸使使眼色。致庸心领神会，不再嬉笑言语。

致广指着堂上高悬的“在中堂”三个字问：“当初乔家祖宗为我们三门分家，专为我们这一门立了这个堂号。你说说这是为什么？”致庸做出恭敬的神色，认真回答道：“孔子曰，‘不偏不倚谓之中’。祖宗为我们三门立这个堂号，是要我们为人处世，不偏不倚，不急不躁，不疾不徐，行圣人之礼，遵中庸之道。”致广微微颌首，又问：“还有呢？”致庸忍不住低低吁了口气说：“哥，好像没什么了吧？”致广正色道：“有。你的名字叫做庸，就是爹娘据这个堂号给你起的。所谓致庸，就是学而致用，不尚空谈，就是逢事不走极端，就是要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做人要敦实。”他越说越苦口婆心，“尤其为人不得轻狂，要规规矩矩，不能恃才傲物，觉得天下都不足取！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生员，出门在外尤其要收敛，比如掌管着你仕途的那些考官，不管人家说啥，你都应该低声下气，不能一句话不顺耳就像在家一样强辞争辩，甚至由着性子跟人家吵架……”致庸渐渐不耐烦起来，忍不住嘀咕道：“天下本来就不足取也！至于那些考官，万一他们说出货话来，我也要低声下气？”

他嘀咕的声音虽轻，致广还是听到了几句，立刻呵斥道：“胡说！人家是朝廷命官，讲的是圣人之言，行的是周公之礼，怎么会说出混账话？倒是你，念了几篇老庄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里。”致庸笑着分辩道：“哥，你是不是错怪我了，我不止念老庄，我更念孔孟，其实在我身上，出世之心和入世之心一样重！我……”曹氏向致庸连连摆手，频使眼色。致庸赶紧闭了嘴，这边致广又数落起来。致庸咧嘴吸了口凉气，然后容忍地微笑起来，等到致广喘息停顿的间歇，致庸逮住机会便拱手道：“大哥，天不早了，你也教训得够了，让我起来吧。”说着他便自个儿站了起来。致广深深看他一眼。致庸只好重新跪下，嘟哝道：“你看，还没完了！”

致广抬头问：“谁跟二爷一块去？”长栓急忙进来，禀道：“大爷，我跟二爷一起去！”致广喘了一口气，叮嘱道：“太原府不是乔家堡，车多人多马多，撞伤了不是玩的。等会儿出了门，你们路上不能拐弯，一路直奔太原府；到了太原府，那些好吃好看好玩的地方，一概不能去！到了就住到咱们家的铺子里，交代曲掌柜，二爷住进去以后，只准在里头读书，除了

去贡院应考，再不准他出门！”长栓不由看致庸一眼，心里暗自嘀咕，说这爷哪里能管得住啊，但口中他仍赶紧向致广应承：“是，是！”

致广示意曹氏和杏儿扶他站起，然后对致庸说：“你，起来吧！”致庸一骨碌爬起来，高兴地说：“谢大哥！大哥、大嫂，这回我可以走了吧？”致广没出声，示意杏儿拿出一封信来，然后说：“二弟，你去太原府，带上大哥这封信。”致庸伸手来接，致广挡住，沉声叮嘱道：“不要马上看，什么时候进考场，你什么时候看。”致庸一乐，笑着说：“大哥，什么信呀，你甭闹得像诸葛亮似的，派赵云出征还送给个锦囊……”他到底没敢说完，看看致广的神色，赶紧换个话头应承道：“是是是，我听大哥的，大哥不让我这会儿看，我就进考场时再看！”

他接过信，随手塞进口袋，对长栓眨眨眼，低声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？！”长栓赶紧跟着他快步走出。致庸快走了没几步，突然又折回来，看着致广迟疑着。致广厉声道：“又怎么了？”致庸犹豫了一下，突然像小时候一样上前抱住致广，摇晃了两下，嬉笑着说：“哥，哥，你可答应我，我回来你的病就彻底好啦！”不待致广回答，他冲有点愕然的众人伸伸舌头，一溜烟地就跑远了，再没回头。

致广静静地看着他跑远，对弟弟最后那个孩子气的举动，他到底没忍住，两行清泪终于落了下来。他停了停，忽然扭头喊道：“鼓乐呢？鼓乐怎么停了！景泰他娘，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出去送二弟……去应试！”一句话没说完，致广再也坚持不住，猛地向后倒去，口中喷出血来。曹氏大惊，扑上去抱住他，一迭声喊道：“大爷，大爷……快叫大夫啊！”致广勉强睁开眼，喘息着说道：“别声张，让致庸安心走！”曹氏眼泪滂沱而下。堂外，鼓乐又热闹地响了起来。

五

果然不出长栓所料，他们的马车沿着汾河的官道没赶多远，致庸就吹着口哨把他的鞭子抢了过来，然后自个儿赶着马车拐到了另外一个便道。长栓知道他要去哪里，又气又急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好由他了，但是不住地念叨着：“我的爷啊，明儿应试是大事情，您可千万不能耽搁啊！”致庸最后被他念叨烦了，手一挥在长栓的头上甩了一个响鞭，笑着说：“小子，别一本正经的了，难道你就不想去？”长栓脸一红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。

致庸熟门熟路，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进了祁县县城，在一家有点残破的后院门口停了下来。他跳下车，一边熟练地找了块垫脚的石头准备翻墙，一边嘀咕道：“江家真是不争气，瞧这后墙，塌了这么久也不修，墙这么矮，多不安全啊，还好我不是坏人啊……”没费多大劲，致庸就翻过了墙头往下一跳，不料想墙下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大坑，他一跳正好栽在了那个坑里，半天才“哎哟，哎哟”地爬起来。致庸随便拍拍身上的土，接着就开始学起了蚰蚰叫，两长一短，非常规则。

不大会儿，二楼厢房便奔出两个年轻的姑娘，前头的那个姑娘额头饱满，一双眼睛长而清媚，容貌极是秀雅，一身淡雪青色的家常衫子亦把她衬托得异常清丽脱俗。致庸看着她由远而近地奔过来，饶他一直嬉皮笑脸惯了，也不自禁地微微涨红了脸，但他仍装出一副满

不在乎的样子，继续鼓着腮帮子学蝻蝻叫，还微微背转过身去。那姑娘奔到离致庸十步远的地方，便放慢了脚步，越走越慢。原先落在后面那个丫鬟打扮的姑娘赶了上来，一看他俩这个架势，忍不住掩嘴“扑哧”一笑，同时开始向院墙外张望。

“雪瑛——”致庸到底忍不住。他这一唤，雪瑛干脆停住不走了，头微微垂下，粉脸绯红。“翠儿，长栓在院子外面呢！”致庸笑呵呵地向外摆了摆头说。翠儿一听，脸也红了，当下颌首道：“乔二少爷好，我，我去外面看看。”说着她便赶紧有趣地去了院门外，一来是替他们望风，二来则是见见也算青梅竹马的长栓。他们四个人打小便一起长大，感情颇深。

雪瑛眼见着翠儿不见了人影，才慢慢抬头，看着致庸说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致庸依旧笑嘻嘻的：“人家想你了，就来了呗！”雪瑛脸涨得更红了：“少胡说你！来了也不走大门，还像小时候那样爬墙头！马上就是举人老爷了，万一让我爹娘发现——”致庸一听，拉长了声调依旧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是为你好才爬墙进来的。现如今雪瑛人大心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要是从前门进来，姑父姑母一定不会让我见你。那时你就是再急着要见我，只怕也见不着了！”雪瑛“呸”了一声，又好气又好笑道：“别臭美了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要见你？”

致庸故意正色说：“乔致庸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，还会来爬江家的后墙？乔致庸要是不知道江雪瑛天天都在想我，念我，尤其这几日一直盼我来，那我还读什么书？考什么举人？我要是考不上举人，又怎么能托媒人来江家求亲——”雪瑛又惊又喜，一时也顾不上矜持了，急切问道：“你说啥？你要托媒人来……求亲？”致庸故意逗她，装做没听懂：“我说了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！”“你——”雪瑛又羞又恼，作势上前打他，致庸一把抓住她的手。雪瑛大急，一边挣着手一边低声嚷道：“快松开，你要死了，让别人看见，那还得了！”致庸一边使坏耍赖不松手，一边低声央求道：“好妹妹，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跟大哥大嫂讲的？要是想知道，就跟我走！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真的，真的，就一会儿，很快送你回来，今儿太阳多好啊。”雪瑛开始只是挣着手摇头，但禁不住对终身大事的关切和致庸带着点孩子气的央求，最后到底点头答应了。

两人快步出了后院门，一抬眼正看见长栓和翠儿在那边低着头轻声说话。致庸调皮地咳嗽了两声，闹了两人一个大红脸。雪瑛快步上前向翠儿耳语了几句，翠儿看上去多少有点担心，附耳向雪瑛叮嘱了好几句，才点点头，又红着脸看了长栓一眼，便赶紧回去了。

马车很快出了城，来到十字路口。长栓在篷车外问：“二爷，往哪儿去？”致庸做了个鬼脸道：“什么往哪儿去，该往哪儿去你还不知道？”篷车外长栓歪着头停了停，接着笑呵呵地甩了一个响鞭：“明白喽！得，驾！”

雪瑛原本一直绞着手坐着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，便朝外看去，立刻失色叫道：“致庸，这是去哪儿呀？这不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吗？”致庸装糊涂，也掀起帘子朝外看看说：“怎么，这是去太原府的官道？长栓，你怎么把车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？”不等长栓回答，他便放下帘子回头对雪瑛说：“算了，既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，就跟我一块去太原府玩玩吧！”雪瑛沉下了脸，直盯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致庸看着她的神色，突然也觉得自己有点发疯，于是挠挠头又嬉笑道：“那，那，要不然……可是……”他到底没说出些什么，只好回望着雪瑛那双长而清媚的眼睛，恨不能在她美丽的眼波里一直留下去。尽管他一直嬉皮笑脸的，可是他那

双极黑极亮的眸子里含有太多的不舍和情意，雪瑛突然含羞带笑地低下了头，只轻声说：“冤家，跟你去太原府也可以，但最晚明天天亮前，你得让长栓把我送回来。若到了明天天亮我爹娘见不着我，我可活不成了！”致庸大喜，说：“行，明天天亮就明天亮，长栓，把马赶快点啊！”

马车更快地跑了起来。雪瑛伸出一个手指头在致庸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：“瞧这疯样儿，真拿你没办法。”致庸也笑了，拉过雪瑛的手说：“真是奇怪，我一看见你就舍不得，原先只想绕道瞧瞧你，可见了你之后就想带你出来待一会儿；等你上了车之后，我又想带你去太原府，与你相伴的时间更长些，最好，最好，永远都不分开呢。”雪瑛大羞，又挣脱他的手。致庸紧紧握住，深情地看着她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一时千言万语，雪瑛慢慢低下头去，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。

半晌，雪瑛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快说吧，人家都愁死了！”致庸一乐，拍着肚子说：“愁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考不上？就我这一肚子八股文章，臭不可闻，骗他们个举人，还不是绰绰有余！真可惜这次不是殿试，考的也不是圣人之言；若是殿试，考圣人之言，我一篇锦绣文章做下来，当今圣上还不得给我点个状元！”雪瑛见他吹得起劲，不由得“扑哧”一笑，接着却又低头不语。致庸看出她有心事，连连追问。雪瑛禁不住他问，眼里溢出泪花，终于细声道：“致庸，告诉你，我们家这几年的日子你是知道的，我爹做什么生意都赔，到如今穷得只剩下我这个闺女了！”致庸一惊：“说什么呢你！我姑父他不会……”雪瑛点头，声音更低了：“我爹说了，现在他做生意没本钱，一家人不能饿死，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，借点本钱开一家大烟铺！”致庸装做很紧张地问：“真的？你呢，你答应了？”雪瑛生气地甩开他的手，致庸赶紧做念白状安慰道：“罢罢罢，我说这位小姐，你也不要发愁。乔致庸今天去太原府乡试，一眨眼就是举人；好歹再熬熬，然后到京里应试，出门就是进士；中了进士，在下不但有资格做官，还有资格请大哥大嫂出面，到江家提亲。”

雪瑛惊喜地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“真的？”致庸握紧她的手认真地说：“当然。只要姑父姑母不反对，这门亲事就是板上钉钉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乔家虽不是什么大富之家，可借给姑父几千两银子做本钱，也不是难事。只是开大烟铺，我不赞成！”雪瑛大为高兴，眼泪不觉流出，只好背过脸去，用丝帕拭泪。致庸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赶紧推推她说：“雪瑛，你看，你看，外面多美啊！长栓，停车，让我们下去遛遛。”

太原郊外，一片片野花、野草自由自在地沐浴在阳光下，鸟声清脆可喜，几只金色的蝴蝶在大片的野生紫云英间亦飞亦停，翩然起舞。雪瑛开心得如同一个小女孩般雀跃：“致庸，瞧这里景色多美，我觉得我今天来到了一个梦中曾经见过的地方！”致庸略带惊讶地说：“说得不错。我也觉得，我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！庄周梦蝶的地方，瞧这几只金色的蝴蝶，我前儿还在梦里见过呢！”

雪瑛笑他：“你又来了！请问这位大爷，你是庄周，还是蝴蝶？”致庸嘻嘻笑着答道：“庄周不知自身是蝴蝶，蝴蝶也不知自身是庄周。”雪瑛也乐了，如小时候般伸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道：“既然庄周都不知自身是蝴蝶，你这位庄周之徒，还是做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吧！”致庸在她头上回敲了一下说：“错了，难道庄周就不是乔致庸？乔致庸就不是庄周？

天下有多少乔致庸,就有多少庄周;天下有多少庄周,就有多少蝴蝶之梦……”

雪瑛笑着打断他:“好了,别胡说了!快告诉我,这些日子,大表哥大表嫂把你圈在家里,你可把历科墨卷、天下的八股文都吃进肚子里了?”致庸嗤之以鼻:“告诉你!我读的是‘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’”雪瑛脸红不语,跑向前去摘花。致庸追上她,又一本正经地说:“好了好了,我读的是这种墨卷,你听好!‘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。’”他瞄瞄雪瑛入神的样子,放声大笑:“哈哈,就是说一个像你一样美丽的女子,在城门洞里等我。她非常爱我,却不见我来,急得抓耳挠腮。”雪瑛“呸”了一声,恼道:“胡闹,要考科举的人,不好好读五经四书,只顾看些闲书!”

致庸不管,握紧她的小手又开始背道: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。螓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……”说着他捧住雪瑛的脸,愈发深情款款:“你看,她的手如同初生的叶芽一样柔嫩,皮肤如同凝固了的油脂一样洁白无瑕,脖子又长又白,如同雪白的蝤蛴,牙齿雪白,如同瓠瓜的籽粒,她有知了一样方广的额头,蛾子一样的弯眉,她那媚笑的酒窝呀,那美丽的眼波呀,真让我陶醉。妹妹,我背书的时候,千思万想的就是你啊!”雪瑛大为感动,轻轻偎依在他的怀里,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泪,哽咽着说:“致庸,不知为何我就是害怕!现在乡试,再往后是会试、殿试,你真要中了状元,京城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、有财有势人家的小姐,你还能回到祁县娶我?”致庸轻拍着她的背劝慰道:“好妹妹,贫贱之交不能忘,糟糠之妻不下堂,那时我何止要娶你。告诉你吧,就这会儿,我连咱俩的一生都设计好了。”雪瑛破涕为笑:“又在胡说,谁是糟糠?还设计一生呢,你又在哄我!”

致庸神采飞扬地说:“圣人云,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人生在世,不过百年,我们既然不想虚度年华,自然事先要好好设计。”雪瑛抬起头来表情热切地看着他,于是致庸便很得意地开始长篇大论:“首先,天下人读书,皆是为了做官,读书人做官,当然有人抱的是经国治世之志,更多的人却只是为了一份俸禄。我却跟他们不同。乔家虽不是大富之家,但只要生意不倒,我这一辈子,银子大概是不会缺的,因此我不会为了一份俸禄去读书做官。其次,我虽然生在商家,却不是长子,不用操心家中生计,大哥大嫂也从没想过让我接管家事。仔细想起来,我竟是天下第一等闲人。上天把我乔致庸生成这么一人,我自然不能辜负它这一番美意喽。”雪瑛用一个手指头刮脸羞他:“哎呀那是谁呀,不多一会儿还说他要状元及第,出将入相,做国之栋梁,一眨眼又不想为官做宦了?”

致庸大笑道:“雪瑛,怎么你也把我看成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流人物了!呸呸!我这个上天恩赐的天下第一等闲人,怎么能堕入那一流人物中去!”雪瑛也笑:“你又说胡话了,难道天底下还有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品格更高一等的人物?”致庸一拍大腿说:“这话你问得好。岂不闻古人云,帝王之功业,圣人之余事。一个人连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大事都看不上,其心就不在尘世之间,而在云端之上。哎,我说你回去好好读读庄子就明白了。”

雪瑛嗤之以鼻:“呸,我不信,你要真是庄周,就不会来太原府乡试。庄周会来举人?别让我笑话你了!”致庸正色道:“雪瑛,我是庄周,可现在又是一个俗人。既然做了俗人,就不能没有俗人之累,不做俗人之事。实话告诉你,这次我去太原府乡试,其实并不是为了

中举,而是为了安慰大哥之心。大哥大嫂从三岁时把我养大,供我读书,又不指望我为乔家做生意赚钱,只指望我今年乡试高中,然后再去京师,骗一个进士,在乔家门前树一个牌坊,光宗耀祖。我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到,不就太让大哥大嫂寒心了吗!既然做了进士,恐怕好歹还要去做一任县令。做完一任县令,我一生的俗事就完了。我脱掉乌纱,就不再是一个俗人了,我成了一个既有钱又有闲的人,一个大清国的庄周,一只庄周梦中的蝴蝶,和你这个状元娘子一车一马,离开山西……”

雪瑛脱口而出问道:“真的吗?离开山西去哪儿?”致庸用手刮刮她秀挺的鼻子,笑道:“轻车简从,行万里路,遍览中华大好山河。譬如看看孔老夫子登临过的泰山、秦始皇帝令蒙恬修的万里长城、苏东坡泛过舟的赤壁,看看《徐霞客游记》里的黄山,看看那从昆仑山直泄东海的黄河……”

雪瑛悠然神往地说:“太好了,我做梦都想!”致庸揽过雪瑛,两人并肩对着远方的蓝天白云,致庸千古情怀悠悠念道:“还有那荆轲刺秦辞行时唱出慷慨悲歌的易水,秦将白起坑赵兵四十万的长平,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兵败自刎的垓下,谢家小儿郎大败前秦苻坚的淝水,隋炀帝开辟的南北大运河,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坡……”雪瑛热切地回应道:“太好了,这都是我想去的地方!”致庸扳过雪瑛的肩,深情地面对她,继续说道:“还有那四大名都、三大名楼、奇山秀水、名人旧迹……雪瑛,我们就这样一年年游遍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名城大邦,然后回到祁县,在山中建一座别馆,两个人闭门读书,春天养花,冬日打猎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如同一对神仙眷属,优哉游哉,不知老之将至。妹妹,你觉得我这个梦做得还是做不得,你愿意嫁给这个庄周吗?”

雪瑛突然把头埋在他的怀里,又抽泣起来,哽咽道:“致庸,你把我们以后的日子说得那么好,像一场做不完的美梦,我都不敢相信了!致庸,世上有这样的日子吗?我江雪瑛有这样的好命吗?我心里真是害怕。”致庸帮她拭泪,柔声道:“别急别急,这样的日子,会来的,你只要等着就行!”

雪瑛痴痴地望着他道:“致庸,致庸,你可不能骗我,从今天起,我可就等着了!”两人四目相对,一时间胜过千言万语。

半晌,雪瑛突然拉着致庸向不远处一座残破的小庙奔去,说定要与他起个誓。一进庙,雪瑛就在神像前虔诚地跪下。致庸定睛一看,又好气又好笑道:“雪瑛,你要和我起誓吗?可这是一座财神庙,供的不是主管人间姻缘的月下老人!”雪瑛不理他,开始虔诚地祷告道:“财神爷爷在上,民女江雪瑛今天在你面前发誓,一生一世,非乔致庸不嫁!有违此誓,令我这一辈子,虽生如死!”

说着她回头看致庸,致庸挠挠头,也只好走向前跪下,合掌戏谑地祷告道:“财神爷爷在上,你老人家管的是天下的钱谷,本不该管这天下的姻缘,可今儿有人一定要我在你面前发誓,我也不便推辞,让你老人家受累了。”雪瑛嗔怪道:“致庸,你少胡说,这是在神前!”致庸虽仍笑嘻嘻地凝视着她,但眼中的柔情大起,于是他扭转头对着神像拜了三拜,正色道:“在下乔致庸,家住山西祁县乔家堡,今生今世,非江雪瑛不娶,若有半句虚言,令我求死不得,心痛如割!”雪瑛一听忙阻止他:“你胡说些啥呀!”致庸一下跳起,又拉她起来嬉笑道:

“看你，刚才也不拦我，话都说出去了，你才心疼。”雪瑛痴痴地凝视了他半晌，忽又掩嘴笑了起来，接着含羞地忸怩了一下，递给致庸一个精致的香囊。致庸接过大喜，赞赏不已，隔了一会儿却又取笑道：“这算是定情物了吧？！”雪瑛闻言大羞，伸手要抢回，致庸赶紧藏起，然后笑道：“好好，不是定情物，这是妹妹怕我到了贡院，还像平日一样喜欢睡觉，一觉睡过去，误了这个举人，接着误了妹妹的终身大事。妹妹放心，今天我乔致庸戴上妹妹的香囊，到了考场，一打瞌睡，我就拿出它闻闻，立时三刻便会精神抖擞！哈哈！”

第二章

咸丰年间的太原府商街极为热闹,虽说这几年受南方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,商业几受重创,但街上的人流仍旧熙熙攘攘,衣着光鲜的士绅与面带菜色的饥民一起在这百年商街上摩肩接踵,川流不息。

雪瑛很久没有出远门了,看什么都新鲜,又恨自己不是个男子,不能随意走动。致庸想了想,从自己的行囊里翻出一件青色暗纹提花斗篷递给她。雪瑛大喜过望,又摇头说:“致庸哥,别淘气了,你赶紧去温课吧,别耽误了应试。”致庸没有吭气,若有所思起来。雪瑛有点担心地推推他,致庸哈哈大笑:“我说雪瑛,你的心怎么就那么实?你想想看,万一我考不中举人,大哥大嫂能拿我怎么办?”

雪瑛一怔,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:“你是说,你要是考不中,大表哥大表嫂就死了心,不再逼你走科举之路,我们俩的事就……”“这就对了,大哥大嫂那么说,只有考中举人进士之后才派媒人去江家提亲,那是吓唬我呢;我要是考不中,他们就不让媒人去你们家提亲了?”雪瑛的脸一下子绯红起来,羞声道:“哎呀,你是说,你要是考中了,我们的亲事还要拖下来,费许多曲折;要是你考不中,我们就——”致庸连连点头,嘻嘻笑道:“对,你不是想过我说的那种日子吗?我要是考不中,那种日子马上就能来到;相反我要是考中了,你还得等呢!怎么样,还是考不中的好吧?!”雪瑛微一凝思,便立刻喜滋滋地开始穿戴斗篷,成了一个俊俏的小伙子。致庸和雪瑛相视大笑,笑毕,两人双手紧握,心意相通,一时对这个新决定喜不自胜。

马车突然间停了下来,致庸在篷车里连问怎么了,外边长栓回禀道:“二爷,前面有人在吵嘴,堵住啦!”致庸想带雪瑛去看她小时候最喜欢的皮影戏,挥挥手道:“绕一下,我们去前街皮影馆!”长栓一听,道:“二爷,那可不行,来时大爷可是交代过,到了太原府,要直奔咱们家的铺子——”致庸在车内做了一个鬼脸,喝道:“少啰唆,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!快点去吧,到了皮影馆你最好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,天亮之前,你还要送雪瑛小姐回祁县呢!”长栓哼一声,勉强应道:“好吧,不过……大爷要是查出来,您可得替我兜着啊!”致庸闻言大笑,也不接口,在篷车里痴痴看着低头含笑的雪瑛,脸上满是幸福。

前方不远处,背着一袋花生的孙茂才正和一辆马车的车夫吵得厉害。风尘仆仆的茂才正气得跺脚:“你一个赶车的,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?是你先撞了我啊!”那赶车的敢情也是个横主,干脆跳下车骂道:“我一个赶车的怎么了,你不就是一个卖花生的吗?你也不看看自己是怎么走的道!”两人各不相让,越吵越凶,四周围起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就在这